

# 解放街摆摊

陈有福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又站在日渐长高的解放街区块,浮想联翩。她留给我太多太多儿时甚至是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卑微的、酸楚的、快乐的甚至是憧憬的,林林总总满是回忆。

我的老家在城区北部,不算远,也就十来里路。母亲常年做豆腐干,经常天未亮就挑着担子往城区赶。说是城区其实就是解放街,那时不叫解放街,叫上街、下街。在上街的东街,我还有个亲戚——姑婆。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我家人赶集时的手推车、猪笼、自行车等一些家什基本寄存她家。有时她家没人,我们就把寄存的东西放在轩间。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未上学,生病了,因为下午要打针,妈妈就把我放在姑婆家,让姑婆帮忙料理,自己赶回生产队赚工分,第二天卖完豆腐干再来接我。姑婆背着我去医院打完针后,就叫我坐在轩间的椅子上,她与儿子在一块商议什么事。许是人生地不熟,坐了一会儿就觉得特无聊。我想告诉她想回家又不敢说。后来,我就偷偷从侧门溜了出去,径直走向上街,右拐直往城北方向走,在街上顿觉舒心。走过永二中和老汽车站,穿过驮陇山背、拖拉机厂,快步赶回老家。吃晚饭时,母亲还夸我这么厉害,一个人都敢胆走回来。不过,第二天我就吃上了母亲的五爪栗,大骂我没礼数,走了也不跟姑婆说一声。原来,第二天凌晨母亲挑担行至颜库大塘时,碰见了找我的表叔,他们整夜都在找我,甚至附近的水井都用竹竿捅过了。因为这事,我好几年没敢去姑婆家拜年,生怕受到他们的责备和耻笑。

记得9岁那年秋天,母亲带着我一同去卖菜。母亲挑着豆腐干的行担,我挑着十几公斤的萝卜,挑到拖拉机厂时,我的肩膀有些吃不消了。刚好路上遇到好心的阿姨,看到我踉踉跄跄的样子帮我挑了一段路。一路上,阿姨直夸我真手段,一直走到老汽车站,她说要去乘车才与我告别。我继续挑着萝卜与妈妈穿过上街到下街,在那个丁字路口摆摊。那时的县城现在看起来其实非常窄小,上街下街的尽头,左右就是山川坛和溪下街。摆好摊时,天刚好亮了,早起卖菜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妈妈卖豆腐干,我负责卖萝卜,价格是5分钱1斤。有位阿姨站在我面前打量了好一会儿,对我说:这个小依真聪明,这么小就会卖菜算账了。她还关切地叮嘱我把钱收好,而后又与我母亲攀谈了一会,母亲告诉她:这是我家老三,特懂事,也勤力,还是三好学生呢。那位阿姨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头拿了两个苹果给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苹果。晚上回家睡觉时,妈妈与爸爸商量着,说是街上有一位医生家里没有孩子,想要抱养一个儿子,看中我。爸爸问我想不想去,我说他们家有肉吃吗?爸爸说有的。我说那要去。定好了日子去新东家,临走时,奶奶拄着拐杖拦住大门口,死活不放。就这样,好事泡汤了。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假如当初做一回城里人,我的人生又将会是怎样呢?或许比现在更好吧,也许不一定。

年纪稍大一点,我自己就独立到解放街摆摊卖东西了,比如卖螺蛳、香瓜等。当然,在那个年代摆摊卖菜还是觉得很难为情的,尤其是

碰到老师,有时甚至故意扭头装作没看见。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夏天,我挑了两篮香瓜摆在八间店的对面,那时是午后,挑到这时已是浑身湿透。我选了一个最难看的瓜解渴。在街上卖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欣赏到别样的风景。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穿着时髦的洋气女子风一样从街上飘过,这在乡下是看不见的。特别是看到有些穿着劳动布的工人,三五成群从身边走过,看着他们顿时心生羡慕,做城里人真好,无须像我们乡下人做苦力,整天风吹雨淋日头晒的。那时,我已能熟练地招揽客人了:又脆又甜的香瓜,一毛钱3斤。有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挑了两个瓜,我称了一下,4.6斤。我心里很快算出是1毛4分钱,4舍5入,妈妈和老师都教过。她拿出皮夹,数给了我1毛3分钱。我说:应该是1毛4分钱。她眼睛也不抬一下,说:小家伙,你会不会算啊。说完,她昂着头提着瓜就走了。我还想说什么,甚至想夺回那个瓜,却没有那勇气,眼睁睁看着她渐渐走远。虽然这是一分钱,也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曾经在夏季双抢的季节里,挥汗如雨的我发誓诅咒再也不当农民。我渴望有一天也要成为城里人,做不再拿锄头而是拿笔工作的人。

10年前,解放街开始了整体拆迁。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有自己的看法,她毕竟是我们永康城区的根啊。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之中,不知是当年的一个梦想还是为曾经的不甘,自解放街开始拆迁后,我就一直关注这里的进度。不久的将来,我还将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 三月青

□陈春萍

在我们八婺一带有一种大叶蔬菜叫三月青。这种蔬菜为什么叫三月青,而不叫二月慢,也无从考究。兴许三月的阳光正好,三月的雨水正好,三月的温度正好,让三月青可以肆意地翠绿起来,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三月青的高产在最容易闹菜荒的月份里显得举足轻重。

小时候的我不太爱吃三月青的,因为它有点青草味和涩口味。而母亲总会变着法子让三月青来掺杂我们的胃口,母亲把三月青切得碎碎的,加上滚刀块毛芋,奢侈点的农家会加几片腊肉,做出来的饭菜香味是浓郁的,唯有这种菜饭让我的味蕾在记忆深处怀念,三月青的青草味刚好转化为特有的菜香,腌制的腊肉特有的浓郁释放开来,毛芋也把绵软和润滑的特性煮了开来,毛芋加米水黏稠的汤汁、三月青自带咸味的青草香、腊香,最后都收汁在米饭里,土灶里烧的草木柴火和带有原木味道的锅盖更提升了饭菜的味道,当锅巴哧啦啦作响时更是恰到好处,巷子里弥漫着诱人的饭菜香,足够把在外撒欢的孩子们吸引回家。

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整不明白,清明祭祖,传统的人家都会挑选粗大的三月青用清水焯到碧绿,每个坟头除了祭品,还要用三张三月青叶子,三根大蒜扔到高高隆起的坟背脊上,小

时候看着大人做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提不起问为什么的兴趣。长大了一点,稍稍收敛了些,祭祖自带敬畏心,也听懂了家长口里含糊不清念叨的祭祀词,扔三月青时家长没有念叨与三月青关联的词语,但扔大蒜时带头家长会念叨:不会算算自身,也应算算子孙,算个子孙万年兴之类的。我想可能是因为三月青隐含了生生不息的寓意,这不过是我的猜想罢了,至于真正的答案,也问了很多老者,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吃不完的三月青其实还有很多用途,可以榨汁揉进面粉充当蒸糕粿的辅料,也可以拿菜叶在蒸笼里当垫层,可以腌制成咸菜或梅干菜,或清焯晾干变身淡季菜等等。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坐月子的时候,母亲特意为我保留一道豆腐皮炒三月青,把三月青剁得细细的,加上柔白韧口的豆腐皮,一清二白,看起来挺养眼。因为三月青自带咸味的特质,几乎可以不放或少放盐巴,奇怪的是那段时间我竟然百吃不厌,母亲告诉我说,这道菜利于产妇排污,利于产妇恢复身材,也不用担心吃咸味不慎落下咳嗽的月子病,反正当时我是信了。记得十几年前,单位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妇女同胞享受了泡温泉的福利,在淋浴间我见到了令我眩晕的一幕,两个颇

为富态老板娘模样的女人,像猪娘一样斑驳皱褶的肚皮让我瞠目,让我顿生嫌弃之心,虽然她们的身材与我无关,但确实刺痛了我的视觉神经,我无法知晓她们的先生有何感想,我相信那时的她们肯定不是最初的模样。都说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还能管理好什么呢?很多时候,不是优秀才自律,而是你自律了,才会变得优秀。那些自律的人,往往连老天爷都不忍心辜负。现在的我身材还算保持足够好,孕程中也没有妊娠纹的打扰和困惑,这得归功于母亲的照料和三月青的功效吧。

三月青和芥菜是有些神似的,很多人往往会傻傻分不清,它们形似,口感类似。医生说三月青是个瘦物,特别会吸油、刮油,吃了以后可以消除肠胃油脂,降血脂、降血压,还能减肥,这些我都无法考证。但饭店里有一道三月青炒千张的菜倒是挺招人喜欢的,大抵是因为只有它们是绝配吧:爽口清香、筋道解腻、价格平实而入大众法眼。

三月青这个时令菜,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在这个季节等你。关于它的记忆,伴随流逝的岁月,在每一个春天,都会留驻舌尖,泛上脑海,挥之不去,虽然普通,但还是值得我们一记。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边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 洪峰的诗

与时光书之二

远眺瓯江两岸  
万家灯火,一点一点亮起,又一点一点熄灭  
无声无息,时光每次都这样从容路过  
在这座安静的山城里,  
在这条熟悉的水岸边  
早已习惯将梅子青,绽放成雨后的天空  
早已将很多自以为深刻的片断,  
轻盈成草木的呼吸  
即使曾经有过暗伤,也早在时光的严丝合缝中,被一一磨灭  
是的,我注定做不成一个伟大理想的人  
棋盘山道的拐弯处,明明停着一朵夜云  
走近时,才发现早已无影无踪

与时光书之五,或高井时光

来吧,把这些全部撤掉  
服务员瞟了一眼,端走所有的酒  
来扎椰汁打蛋,或者留杯白开水  
蓦然发现,现在自己能喝的,越少越简单  
像时光,一路褪色,越细碎越慷慨  
也一如这条细窄的高井弄,  
在每个转弯处都能寻找安分的理由  
来吧,把这些烤猪蹄啃掉  
这一刻,招牌菜的香味覆盖住整个房间  
这一刻,大家都避说人生滋味以及诗歌  
这一刻,我看到时光跌进高高的井里  
仰望的天空越来越小

与时光书之十一,或糯米

揭开木盖,父亲拿起特制的长筷  
往饭甑里小心地戳  
香气蒸腾,印证母亲的火候,恰到好处  
有一种香叫糯米香,被我的童年寄存  
有一种味叫年味,想家的人回家,  
路再遥远  
也无法阻挡  
年关将近,我已备好这种黏性的米  
只等一个明媚的日子,  
让母亲用熟稔的把式  
继续蒸出岁月的黏性  
父亲离开有些日子了  
一想起父亲,就会想起他  
细心蒸煮时那一戳再戳的  
糯米团

洪峰 浙江省作协会员。70后,诗人,媒体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著有《一个人的瓯江》《初青》等多部书籍。现居浙江龙泉。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